

矢氣者。腸中矢雖燥。胃中未實也。俟之一日。矢雖燥。胃中未實也。俟之一日。救濟作用。分泌驟多。後一日。因一方血液不泌。驟多。後一日。因一方血液不。方客熱太盛。陰液被灼。燦而供不應求。是欲陰液被灼。燦而供不應求。是欲治。不可更予承氣。疑當以清熱存陰為主。勿犯內經虛虛之禁。不出方者。清熱更有種種證據。讀者當自求之。清熱諸法也。黃耆建中及補虛回陽諸說。皆不可通。疑非是。

陽明病。讖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鞭耳。宜大承氣湯下之。

耳。成本。作爾。反上。玉函。脉經。有而字。玉函。無宜字。脉經。無大承氣之大。宜大承氣湯主

之七字。柯本。移在若能食者上。張本同。周氏義同。金鑑以爲錯誤。非也。

張云。此以能食不能食。辨燥結之微甚也。詳仲景言。病人潮熱。讖語。皆胃中熱盛所致。胃熱則能消穀。今反不能食。此必熱傷胃中津液。氣化不能下行。

燥屎逆攻於胃之故。宜大承氣湯急祛亢極之陽。以救垂絕之陰。若能食者。胃中氣化自行。熱邪原不爲盛。津液不致大傷。大便雖鞭。而不久自行。不必用藥。反傷其氣也。若以能食便鞭。而用承氣。殊失仲景平昔顧慮津液之旨。**汪云**。補亡論。宜大承氣湯下之句。在若能食者之前。蓋能食既異。治法必不相同。仲景法宜另以調胃承氣湯主之也。**周云**。案大承氣湯。宜單承燥屎五六枚來何者。至於不能食。爲患已深。故宜大下。若能食。但鞭未必燥。屎五六枚口氣。原是帶說。只宜小承氣湯可耳。**丹云**。案陽明病。譫語潮熱。燥結甚者。皆不能食。而今下一反字。爲可疑矣。注家消穀之說。乃是熱中消瘴證。邪熱不殺穀。傷寒家之常。何言之反。順文解釋。往往有如是者。又案程氏錢氏志聰錫駒。不論不能食與能食。並以大承氣湯爲主。非也。

此事難知。曰胃實者。非有物也。地道塞而不通也。難經云。胃上口爲賁門。

胃下口爲幽門。幽門接小腸上口。小腸下口卽大腸上口也。大小二腸相會爲闌門。水滲泄入于膀胱。渣滓入于大腸。結廣腸。廣腸者地道也。地道不通。土壅塞也。則火逆上行至胃。名曰胃實。所以言陽明當下者言上下陽明經不通也。言胃中有燥屎五六枚者。非在胃中也。言胃是連及大腸也。丹案魏氏云。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阻塞於胃底腸間。此言得之。徐靈胎云。案燥屎當在腸中。今云胃中何也。蓋邪氣結成糟粕未下。則在胃中。欲下則在腸中。已續者卽謂之燥屎。言胃則腸已該矣。又云。不能食者。客熱不能消穀能食。非眞欲食。不過粥飲猶入口耳。不能食則穀氣全不近腸胃。實極故也。

陽明病下血。讖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

寫之。澌然出則愈。

寫。成本。作瀉。玉函。千金翼。刺上有當字。則上有者字。脈經同。金匱要略。婦人雜病篇。有此條。刺上有當字。則作者。

汪云。案此條。當亦是婦人病。邪熱鬱於陽明之經。迫血從下而行。血下則經脉空虛。熱得乘虛而入其室。亦作譏語。後條辨云。血室。雖衝脉所屬。而心君實血室之主室。被熱擾。其主必昏故也。但頭汗出者。血下奪則無汗。熱上擾則汗蒸也。刺期門以瀉經中之實。則邪熱得除。而津液回復。遂澱然汗出而解矣。或問此條病。仲景不言是婦人。所以尙論諸家。直指爲男子。今子偏以婦人論之。何也。余答云。仲景於太陽篇中。一則曰婦人中風云云。經水適來。此爲熱入血室。再則曰婦人中風云云。經水適斷。此爲熱入血室。三則曰婦人傷寒云云。經水適來。此爲熱入血室。則是熱入血室。明係婦人之證。至此實不待言而可知矣。且也。此條言下血。當是經水及期。而交錯妄行。以故血室有虧。而邪熱得以乘之。故成熱入血室之證。考之靈樞海論云。衝脉爲十二經之海。注云。此卽血海也。衝脉起於胞中。又考素問天真論云。女子二七

而天癸至。任脉通。太衝脉盛。月事以時下。夫任也衝也。其經脉皆行於腹。故其血必由前陰而下。斯血室有虧。邪熱方得而入。則是仲景云下血。乃經水交錯妄行。又不問而自明矣。鑑云。血已止。其熱不去。蓄於陽明。不得外越而上蒸。故但頭汗出也。錢云。肝爲藏血之藏。邪既入血。則熱邪實滿於經脉。故刺之以泄其實邪。然不以桃仁承氣及抵當等湯治之者。仲景原云。毋犯胃氣及上二焦。蓋以此也。丹云。按此條證。喻氏斷爲男子病。方氏三陽志聰錫駒柯氏周氏皆爲男女俱有之證。金鑑則與喻同。特汪氏以婦人論之。可謂超卓之見矣。然不知血室卽是胞。殊可惜耳。程氏魏氏錢氏並無男女之說。疑是疑而不決歟。

鐵樵按此條當從汪氏錢氏說。血室字卽已揭明是婦人。假使是男子。血從大便下。爲腸風。從小便下。是淋病。皆當求之雜病門。期門是肝穴。與女子胞。

通皆可互證

汗出

原注。汗一作臥。

讞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爲風也。須下者。過經乃

可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

原注。一云。大柴胡湯。成本。玉函。下者。作下之。愈上有則字。

成云。胃中有燥屎。則讞語。以汗出爲表未罷。故云風也。燥屎在胃。則當下。以

表未和。則未可下。須過太陽經。無表證。乃可下之。三云。陽明多汗。况有讞

語。故又當下。但風家有汗。恐汗出則表未罷。故須過經可下。若早。燥屎雖除。

表邪乘虛復陷。又將爲表虛裏實矣。下之則愈。二句。又申明乃可下之一句

耳。錢云。若下早。則胃氣一虛。外邪內陷。必至熱盛神昏。語言必亂。蓋以表

間之邪氣。皆陷入於裏。表空無邪。邪皆在裏。故謂表虛裏實也。汪云。補亡

論。以末二句移之。過經乃可下之句。下誤矣。丹云。案補亡論。移原文者。固

誤矣。然而經旨必當如此耳。又案魏氏以此條證爲內經所謂胃風腸風。汪氏則爲風燥症。并非也。

傷寒四五日。脉沈而喘滿。沈爲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爲難。表虛裏實。久則譫語。

張云傷寒四五日。正熱邪傳裏之時。况見脉沈喘滿。裏證已具。而反汗之。必致燥結譫語矣。蓋燥結譫語。頗似大承氣證。然以過汗傷津。而非大實大滿。止宜小承氣爲允當耳。舒云脉沈而喘滿。則知爲陽明宿燥阻滯。濁氣上干而然也。故曰沈爲在裏。明非表也。而反發其汗。則津越便難而成實矣。至久則譫語者。自宜大承氣湯。此因奪液而成燥者。原非大熱入胃者比。故仲景不出方。尙有微甚之斟酌耳。方云越出。謂枉道而出也。

鐵樵按。此條與前一條互相發明。再參看二百二十三條。其人多汗。津液外

出胃中燥。大便必鞭。則可知人身液體。僅有此數。洞泄者。洩必少。汗多者。矢必燥。誤汗者。陰必傷。強責少陰。汗者必動。血皆連成一串。病理形能皆從此處有所領悟。然後能逐節發明。所謂活醫學者。此也。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

原註。又作枯。一云向經。

識語遺尿。發

汗。則識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下口

。脉經。有中字。成本。玉函。面上有而字。面垢二字。千金翼。作言語向經四字。則識語。玉函。作則識語甚。逆冷。作厥冷。千金翼同。

鑑云。三陽合病者。必太陽之頭痛發熱。陽明之惡熱不眠。少陽之耳聾寒熱等證皆具也。太陽主背。陽明主腹。少陽主側。今一身盡爲三陽熱邪所困。故身重難以轉側也。胃之竅出於口。熱邪上攻。故口不仁也。陽明主面。熱邪蒸越。故面垢也。熱結於裏。則腹滿。熱盛於胃。故識語也。熱迫膀胱。則遺尿。熱蒸肌腠。故自汗也。證雖屬於三陽。而熱皆聚胃中。故當從陽明熱證主治也。若

從太陽之表發汗。則津液愈渴。而胃熱愈深。必更增譏語。若從陽明之裏下之。則陰益傷。而陽無依則散。故額汗肢冷也。要當審其未經汗下。而身熱自汗出者。始爲陽明的證。宜主以白虎湯。大清胃熱。急救津液。以存其陰可也。

柯云。裏熱而非裏實。故當用白虎。而不當用承氣。若妄汗。則津竭而譏語。

誤下則亡陽。而額汗出手足厥也。此自汗出。爲內熱甚者言耳。接遺尿句來。若自汗。而無大煩大渴證。無洪大浮滑脉。當從虛治。不得妄用白虎。若額上汗出。手足冷者。見煩渴譏語等證。與洪滑之脉。亦可用白虎湯。方云。口不仁。謂不正而飲食不利便。無口之知覺也。錢云。靈樞曰。胃和則口能知五

味矣。此所云口不仁。是亦陽明胃家之病也。方云。生汗。生不流也。丹云。

案手足逆冷。成氏程氏魏氏汪氏宗印。皆爲熱厥誤矣。周氏以此條移於溫病熱病篇。亦非也。又案玉函。則譏語下有甚字。文意尤明矣。

鐵樵按此章良如注家所說發汗則讖語理由已散見新生理脉學講義及前此傷寒講義中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卽陰爭於內陽擾於外先見額汗次見肢冷至見肢冷卽不止額上有汗實是陽破陰消大危之候法當回陽救逆此必白虎證誤用大承氣乃致此否則不爾也海藏謂病有本是陽症有因下之過當必須用附子挽救者卽是此種生理實上下互相維繫頭汗有兩種裏熱熾盛鬱不得達則蒸發而爲頭汗其病徧身嘆燥壯熱但頭有汗亦爲難治前於太陽篇中曾歷舉本論中頭汗各條讀者可以參看若頭汗而手足逆冷徧身津潤者則非大劑回陽不可雖舌色焦枯亦屬假象皆上下不能互相維繫之證據其裏熱熾盛者亦非一清可以濟事必須推求所以致此之由例如病屬痧子不得出則當達其痧子病屬暑溫則當解暑所謂活法在人也傷寒論文字古而簡而其所包孕之意義廣而活僅

就字面求之。執極簡之經文。以治病。鮮有不敗事者。謬謂古法不適用於今。病甯不冤哉。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熱。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成云。本太陽病。併於陽明。名曰併病。太陽證罷。是無表證。但發潮熱。是熱併陽明。一身汗出。爲熱越。今手足熱。熱聚於胃也。必大便難而譫語。經曰。手足熱。然而汗出者。必大便已鞭也。與大承氣湯。以下胃中實熱。柯云。太陽症罷。是全屬陽明矣。先揭二陽併病者。見未罷時。便有可下之症。今太陽一罷。則種種皆下症。

陽明病。脉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譫語。若加溫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

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脉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

反惡熱。脉經。千金翼。作反偏惡熱。心下。千金翼。有中字。溫針。成本。作燒針。舌上胎。總病論。作苔生。

上。玉函。千金翼。無加人參三字。

鑑云。此條表裏混淆。脉證錯雜。不但不可誤下。亦不可誤汗也。若以脉浮而緊。誤發其汗。則奪液傷陰。或加燒針。必益助陽邪。故譏語煩躁。怵惕憤亂不眠也。或以證之腹滿惡熱。而誤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邪熱。擾動胸膈。心中懊憹。舌上生胎。是皆誤下之過。宜以梔子豉湯一涌而可安也。若脉浮不緊。證無懊憹。惟發熱。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爲太陽表邪已衰。陽明燥熱正甚。宜白虎加人參湯。滋液以生津。若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是陽明飲熱並盛。宜猪苓湯。利水以滋乾。成云。舌上胎黃者。熱氣客於胃中。舌上胎白。

知熱氣客於胸中。與梔子豉湯。以吐胸中之邪。柯云。連用五若字。見仲景設法禦病之詳。梔豉湯所不及者。白虎湯繼之。白虎湯不及者。猪苓湯繼之。此陽明起手之三法。所以然者。總爲胃家惜津液。既不肯令胃燥。亦不肯令水漬入胃耳。程云。熱在上焦。故用梔子豉湯。熱在中焦。故用白虎加人參湯。熱在下焦。故用猪苓湯。汪云。陳亮斯云。案本文。汗下燒針。獨詳言誤下治法者。以陽明一篇所重在下。故辨之獨深悉焉。喻云。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四端則皆陽明之見症。錢云。舌上胎。當是邪初入裏。胃邪未實。其色猶未至於黃黑焦紫。必是白中微黃耳。丹云。若脉浮之浮。其義未詳。魏氏錢氏錫駒並云。表邪未盡。果然則與五苓散證何別。汪氏云。非風邪在表之脉浮。乃熱邪傷氣之脉浮也。此亦未見經中有其說。張氏乃以此條編入溫熱病篇云。傷寒小便不利。以脉浮者屬氣分。五苓散。脉沈者屬血分。猪苓

湯而溫熱病之小便不利。脉浮者屬表證。猪苓湯脉沈者屬裏證。承氣湯此說亦是臆造。經無明文。不可從也。特活人書若傷寒引飲下焦有熱。小便不通。脉浮者五苓散。脉沈者猪苓湯。王氏則云。此條浮字誤也。若脉字下脫一不字矣。成氏直以脉浮釋之。而朱氏却以脉沈言之。胥失之矣。若曰脉浮者五苓散。不浮者猪苓湯。則得仲景之意矣。蓋其作沈作不浮。未知本經舊文果然否。然推之於處方之理。極覺明確。故姑從其說焉。汪昂云。改脉浮爲不浮。方書中無此文法。又案喻氏云。四段總頂首段。醫學綱目引本條云。陽明病脉浮緊咽燥口苦。腹滿發熱汗出不惡寒。若下後脉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正與喻意符矣。汪氏云。白虎湯證。卽或有小便不利者。但病人汗出多。水氣得以外泄。今觀下條云。汗出多。不可與猪苓湯。乃知此證其汗亦少。汗與溺俱無。則所飲之水安得不停。故用猪苓湯。上以

潤燥渴下以利濕熱也。又云。今人病熱。大渴引飲。飲愈多則渴愈甚。所飲之水既多一時小便豈能盡去。况人既病熱。則氣必偏勝。水自趨下。火自炎上。此卽是水濕停而燥渴之徵。故豬苓湯潤燥渴而利濕熱也。

豬苓湯方

豬苓

去皮

茯苓

澤瀉

阿膠

外臺有炙字。

滑石

碎各一兩。外臺有綿裹二字。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阿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成本

消。玉函。有下字。烱消。玉函。作消盡。

鑑云。趙羽皇曰。仲景製豬苓湯以行陽明少陰二經水熱。然其旨全在益陰。不專利水。善傷寒表虛。最忌亡陽。而裏虛又患亡陰。亡陰者。亡腎中之陰。與胃家之津液也。故陰虛之人。不但大便不可輕動。卽小水亦忌下通。倘陰虛過於滲利。則津液反致竭。方中阿膠質膏。養陰而滋燥。滑石性滑。去熱而利。

傷寒論卷之六
水。佐以二苓之滲瀉。既疏濁熱。而不留其壅滯。亦潤真陰。而不苦其枯燥。是利水而不傷陰之善劑也。故利水之法。於太陽用五苓加桂者。溫之以行水也。於陽明少陰用猪苓加阿膠滑石者。潤之以滋養無形。以行有形也。利水雖同。寒溫迥別。惟明者知之。

醫方考曰。四物皆滲利。則又有下多亡陰之懼。故用阿膠佐之。以存津液於決瀆耳。

鐵樵按。今以所見之病驗之。可疑之點。不在第二句脉浮。轉在第一句脉浮緊。因以理衡之。脉浮緊者。當無汗。

以事實證之。凡浮緊之脉。皆無汗。但乍有汗。便不浮緊。絕對無或然之例外。今原文一串說下。大爲可疑。陽明病。脉浮緊。咽燥口苦。今日流行之喉症。近之喉症初起。却惡寒。治以麻杏石甘。應手而愈。其所以能應手而愈。妙在得

藥而汗若不汗。便不愈。並無發汗則躁憤。憤讖語之弊。且其症是發熱。無汗。並非發熱。汗出凡溫病。皆發熱。汗出有惡寒。有不惡寒。皆不可發汗。所以然之故。因其病是裏熱。向外蒸發。並非因抵抗外寒。體溫集表而表實。此而誤汗。確有躁煩。讖語諸弊。但病既有汗。脉亦不浮緊。與本條不符。又有素秉陰虛。病溫而嘆熱。此其病不可發汗。所以然之故。因其人素秉陰虛。陰液不能作汗也。其病確爲咽燥口苦。然是發熱。汗不出。與本條不符。其治法當斟酌於桂麻各半麻黃二越婢一及萎蕤湯諸方。與本條之人參白虎亦不符。此外有因特殊原因。如房後感冒。如劇勞冒雨。皆能發壯熱。身重腹滿喘急諸症。然脉緊則無汗。有汗則脉緩。所謂絕對無例外也。然則本節脉浮而緊。發熱汗出兩語。必然有誤。

本節文字。以者字若字爲連續詞。若發汗以下三個若字。是大段中插入一